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選舉典

第五十六卷目錄

對策部彙考一

漢文帝一則 成帝元光一則 成帝建始一則
後漢光武一則 順帝永平一則 順帝永平一則
晉明帝一則 晉成帝一則 晉成帝一則 晉成帝一則
北魏高祖大興一則 元會大興一則

選舉典第五十六卷

對策部彙考一

漢

文帝十五年始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親親之
按漢書文帝紀十五年秋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
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傳納曰言 按
禮記傳錄爲太子家令後詔召司舉賢良文學士錯
在國中上親策之曰惟十有五年九月王于皇帝
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
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
者通厥忠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曰大禹能亡失德
夏日長愍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促並建家英以爲
官師爲謀事輔天子之國而翼漢宗也賴天之靈
宗廟之福方內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
能治此大天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
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
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

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
登大夫於朝親讀朕志大夫其其上三過之憂及未惟
朕之不逮吏之不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謂
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厲先帝之宗廟下以興
民之休利若於朝親覽覽覽大天所以佐朕至
與不至者之謂之術之重之聞之與自朕躬大大其
正論毋枉事焉唐虞之「三」大夫其抑忠毋忍諫
對曰平陽侯臣宙除陰侯臣龜續陰侯臣延尉臣
宣昌驪西太尉臣長孫卿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
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士莫不求賢以爲輔翼故
黃帝得力牧而爲五帝先人禹得咎陶而爲三王祖
舜相得管子而爲五伯長今陛下下求於大禹及高皇
帝之建策矣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讓之至也臣
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贊則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
秋紀之後世爲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伯等乃
以臣錯充缺其不稱明詔未賢之意臣錯幸臣亡
識知昧死上恩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應臣竊
曰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
親事處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動靜上配上下順地
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蔽也
獨以光明無偏無倚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
畜皆被其澤然後給調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齊
露降五穀熟秋聲減賊息民不戾疫河出圖洛出
書神龍呈鳳鳥朝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配
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過臣
竊曰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

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生
而不傷也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
莫不欲安「三」王扶而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
力而不盡也其助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勳
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之取人以其已內知及人
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情之所不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
樂其政歸其德意之若父父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
國家安寧名位不失履及後世此明於人情終始之
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應臣竊曰以五伯之「臣」明之臣
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廢之以國任之以事五伯之佐
之爲人臣也察身而不敢諫奉法令不容私意心力
不叛於遺患雖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
量不以亡能爲尊顯之至自自行若此可謂方正之士
矣其立法作非以害民使衆而爲之機陷也以之與
利除害尊主安民而致衆也其行實也非虛取民
財害人也曰勳天下之忠者而明其功也故功多
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故民財以勳其功而民不
恨者知與而矣己也其行罔也非以忿怒美誅而從
暴心也以整天下不忠不孝者害國者也故罪大者
罰重罪小者罰輕如此民雖快罪至死而不怨者知
罪罰之至自取之也此正若此可謂平正之吏矣法
之逆者謂之吏之不以優民上行之暴者逆而復之
不以傷國教上之兵補士之過揚揚王之美明主之功
使主內亡常弊之行舉亡之善治之事若若此可謂
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成止諸
侯功業甚矣各登尊卑明上下之賢主五伯來焉此
身不及其臣而便得直言極諫輔其不逮之功也今

陛下人民之衆或武重德之厚令行禁止之號
萬萬於五伯而勝之臣東曰臣之不見德臣何足
以議陛下之高明而奉之之說東曰是之不平政之
不宣民之下蒙恩臣竊以奉事明之臣聞奉始升天
下之將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遜
者何也地形便山川財用足民利戰其所以遠者
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肯謀不稱兵不用故常止之
特秦最富強天國富強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
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
焉及其未兼之秦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
民怨曰怨亡傷民力能盡滅數不肖者實自斃臣
恐讒賊之害不顧其禍矣實以善善惡惡誅以快
怒心法令煩刑罰暴酷輕視人命身自射殺天下
寒心吳其處姦邪之吏棄其亂法自取其威殺官
主斷生殺自恣上下瓦解各自為制秦始亂之時吏
之所先侵者貴人賤民也至其中節所侵者富人吏
家也及其末塗所侵者深宰大臣也是故魏魏范
外內咸惡雖數遣人有尤心陳勝先倡天下大潰
殺絕亡世為萬姓福此史不中政不宣民不棄之禍
也今陛下下天象地覆覆萬民絕秦之迹除其亂法
躬親本事故去不潔除奸解冤大愛人肉刑不用
學人亡罪非謫不沽錫錢者除通關去累不驛諸侯
實體長老愛卿少孤舉人有期夜宮出妹時賜孝悌
農民不租明詔軍師愛天下求進方正解退者
除去除害民者誅愛勞百姓就都親耕節用
服民不奢所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
者大功數十世之上所難及陛下行之通德厚

元元之民幸矣詒教曰本惟朕之不能恩臣不足以
當之詔案曰恭陳其志母有所謂恩臣以五帝之
賢臣之臣聞五帝其臣賢能及則自視之三王臣
主俱賢則其愛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
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也故各當其世而立功焉
傳曰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能明其君謂之天子
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富變其
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臨制天下至
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戢邊境未安其所以
然者陛下下木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事之臣皆
天下之選已悉罷罷臣陛下下清光寵之於五帝之佐
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
之責也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衰盛德不及究
於天下以傳萬世恩臣不自度是竊為陛下惜之昧
死上狂恐罪茅之愚臣言雖陛下財賄賈盜已死
對策者自餘人唯錯為高第縣是處中人
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五月詔策賢良

詔漢書武帝本紀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
孝廉各一人夏五月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堯禹湯
而民不犯日月所燭矣不率俾臣之成舉則雖不用
德及焉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東搜氏先來朝
星辰不字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存郊
轍河洛出寶書鳴鳶鳴鳳而臻此歌今聖懷柔示
風何以而求章以忠者涉淵水而知所避爵祿欺
何行可以章九思之鴻業休德上參亮等下配三
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略聞也賢良
明於古今士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於篇
朕親覽焉百官志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
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
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人百一十萬人六人不滿一
萬人八人不滿十萬人三人限以四科一曰德
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道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
習法足足以決疑能案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
多略遇事不惑明足決斷科任 轉壽令武官納
仲舒之言也
元光九年詔策賢良
按漢書武帝本紀九年秋八月詔吏民有明當世之
務習先聖之業者縣大積官令與計偕 按公孫弘
傳弘為用解人也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徵為
博士使何奴還報不令急受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
文學諸田園復推上弘弘辭曰前已嘗西用不能能
願更選賢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諸儒制曰蓋
聞上右左書衣冠異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
登六畜蕃曰盛隆降雨時嘉禾興朱牛生山不童澤
不涸麟鳳在郊數載龜龍皆於洛河出圖書父不喪
子兒不娶弟北奔喪南歸交趾舟車所至人人述所
及廷行懷忠誠其官更其職之今何道而臻乎此
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議論洽聞有聲乎
當世問者子大夫大人之道何謂本始古之治安
安則易為湯火旱厥何由仁仁義禮四者之宜當
安則易為湯火旱厥何由仁仁義禮四者之宜當
文地理人事之經子大夫習焉其意意正詳詳良以

對者之於儲族將親屬焉非有所隱私封已臣聞上
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貴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
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木貴爵厚貴而民不勸
深刑連罰而益不止此上不通民不信也民不勸
重刑未足以勸善而崇非必當而已矣是故因能任
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倍而不作無用之舉
則賦歛省不奪民財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
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而聖臣遠
則當罪則盜邪止實當賢則臣下勤凡此八者治民
之本也故民者衆之則不事理得此不惑有禮則不
暴受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志者也故法不虐衆則
民服而不難抑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
義之所去也德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
服也而賞罰禮之則民不犯矣夫故重衣冠與革服
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
應今人主和養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
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夫故
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
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
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則日月
則燦爛星垂耀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
說義美禮者所履也皆循之原也政利除害兼愛
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
有分謂之禮禮教生之禍過差之途得輕重之數
論得失之通使遠近情僑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
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

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觀
於下此事之情屬終棄業之本也臣聞堯湯禹水使
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棄之餘烈也
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
紂德無私親顯之和他起之害生北天又觀之
之紀臣弘愚慙不足以奉大對時對者百餘人太常
奉弘第居下策奏天子覆弘對為第一召人見客視
咸拜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漢書成帝本紀建始三年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
他之夜地震帝未央宮殿中若雷聞天牛見殿威得
其所人君不從諸見天地災異豐發以告不治朕涉
道日寡舉錯不中乃戊申日使地獄取其懷書公卿
其各思朕過明白陳之女無面從迎有復言丞相
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國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按谷永傳建
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諸舉方正直言極諫
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歆忌舉未待詔公車對曰陛下
業至聖之純德懷天地之戒與傷身修政納閭下卿
又下明詔舉直言亮見繹繹以求咎忽使臣等得
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
位正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幾序於下日理
於上如人君注禍後宮放散游田五失失於躬大中
之道不立則帝位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發各累過
失以類告人乃十一月朔戊申日食參女之分地震

蕭牆之內一日者同俱發以事陛下厥咎不遠正
厚求諸身意意陛下在臣聞太師政事不愾樂結
屢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無婦事上妨禮制與
古之上者廢五事之中失八者之失妻妾得意謂行
於內執行於外尊寵國太盛或私陰陽貴寵用國
宗周以長國妻驕期日不賦其效也經曰皇極
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
亂行陰下踐主之尊焉天下主尊帝上主尊以統
衆生乃內之治亂有隆一可哉此謂諸臣上之身動
於力有損無益之間以禁天下放亡是謂之私寵
倡優之說說卻不害之義強諸出之策起原有常
便傳朝聘聘聘政事放行無恆安服若性行自達自
今嗣王其母淫於酒母過於君田惟止之具人有身
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廢于事綱紀安得之機
聖王所改操也言官劾止一女以學主德德莊忍絕
妒婦以成伯功功由主主或於妻嬖則德廢之榮伯告於
齊女社稷以損德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
得僭如事寵以輕驕慢一福抑僭寵之亂既者咸得
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禮制之說臣白事之怨後宮觀
屬飽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違尊父之類抑妻妾之權
未有閹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日近始習者左
右晉寵寵結言而帝命惟允四輔輔成成王靡有過
事咸欲止左右妻妾之臣咸舍金之寵執常伯之職
者使學先王之遺訓君臣之義洽流淳淳學無敢
驕恣過則左右肅安事仰仰化流淳淳學無敢
惟正左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
者賢者功則治賢賢速功則亂亂亂害治人之術

後漢

章帝建初元年詔舉方正直言者對策於廷

按後漢書帝紀建初元年二月己詔太傅二公中二十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其魯不傳建初元年帝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翽舉不封對策者百有餘人惟不在高第除為議郎
和帝永元六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劉祐策問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永元六年三月丙寅詔曰朕以眇末承奉鴻烈陰陽不和水旱連度濟河之域國弊流亡而未獲惠言于謀所以匡救之策茲舉未敢用思孔疚惟官人不得於上黎民不安於下有司不念寬和而競爲苛刻覆案不慈以妨民事其非所以以上當天心下濟元元也思得忠良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賜罷穴拔幽隱選問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永元十四年以司空徐防言詔以五經射策各取七

第二人
按後漢書和帝本紀不載 按徐防傳防永元十四年拜司空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始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自孔子發明立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成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人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勵學士所以示人好惡故敎就

善者也伏見太學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私相容隱同主其終身有策試既興評論諸論紛紜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佚史有所不知而不問也今不脩章句棄先聖鑒以選師爲非義說爲得理輕侮道術以成俗滅非詔書實違本意改從從忠二代帝元聖精治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得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第若不依先陳義有相代告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議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立可始事諸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安帝永初二年以吳異詔有條及郡國史人指授以對

按後漢書安帝本紀永初二年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六大水大風雨雹秋七月戊辰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謙虛獎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遭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並見萬民饑荒尤懼厥災風復克己憂心京房問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還求薄選聞不諱之路冀待主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自謙及郡國史人有道術明者吳異陰陽之茂雖異之數者各使指授以聞二十石長史明詔書博徵郡國陳朕將親覽行以不次獲度嘉議以永天流

順帝陽嘉二年以吳異詔公卿以下直詣對策
按後漢書順帝本紀陽嘉二年夏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承此業無日不懷乾神降降陰陽災眚備見咎咎仍珍地動之異於百京

師於祿祿長不知所冀蓋公卿士將何以匡輔不逮奉答或異異不空設必有所應其各悉心直言廣答朕有所辨 按李固傳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等固對策詔時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周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實由山川行通得則陰陽和穆政化訓則廟堂爲美若首關於天心放於成事者也夫教化以職成官由能理治之選者有優存命今之選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宏深嚴舉而令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進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當厚之風不彰影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台前李安帝東觀漢記典刑并罰阿母因是致辱使樊豐之徒乘機放公侵奪上威改亂朝至今令卑躬低眉視遇且觀朕自開始繼興即仰天下鳴鵩屬望風致積微之後易致中典誠當沛然恩惟寬道而論者猶六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薪心傷憤賈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士豈無阿孔之思豈忘辭賞之嚴然上畏天威銷案經典知義不可放不封也今未阿母雖有大功勳謀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非典典問阿母德性謙虛必有遠慮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位成萬安之福太后皇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祿尊尊尊總樞柄天道恩恩不知自損故先願元先帝嘉選周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爵祿不旋踵老曰子其退就其退速也今榮氏成爲椒房應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輩從榮顯無加未建明故故事不如此臣令守兵校尉及諸侍中選賢良門之官使解去外脫政

歸國者豈不依乎文者所以禁侍中尚書中書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未威權寄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每幾振天下子弟祿仕皆無限極雖外此諸數不十州郡而詔僞之徒望風進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皆得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尊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官開陽城門候守連等無他功德初拜便以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以自守不得時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劉周主疑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人之有北斗也斗爲人喉舌尚書亦乃陛下喉舌斗計的元氣連平四時尚書出納主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與官必至臧吏奪其入以叩聖故今主其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豎簾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又則其共福慶則視其禍敗則視一子石外統戰事內受法則夫曲者景必邪毀清者流必濁徐則樹本有枝官勢也周顧曰善言數之莫不從焉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不朝諸令豈可驟然開一開則人心動心動則禍尋則仁義道基崩訕不復復化豈以之爲境此天下之紀綱當之之急務任官開有至使尚書居常掌權引開得失福禍榮衰以求大愈其言中有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駕自有所聞忠盡其所知又且權過官官其權重更重常侍一人方更有德者省者左右小黃門五人皆開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諸者服衆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瞽冒昧

臣聞者儀或呈大欲令微臣覽指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倘蒙慈恩願當覽覽其對多請用即時出胸抒還告諸賢臣臣願當覽覽其對多請用即時出胸抒阿母臣者我因言直臣計幾章以指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卿久得拜奏郎按馬說傷傷二年詔舉教模城門校尉岑起舉職微臣言事對策其連郎按開府元龜馬說扶風人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殿對曰臣聞天地之道曰陰曰陽陰者地之宅曰子門剛人陰陽剛柔天地所以立也取仁於陽養義於陰柔以施德剛以行刑各順時日以厚養生帝上之治大地設位四時各序其李順風雨調潤慈生繁殖天天其度則各微前主制傳存孫合科修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首備憂患不可加矣然而不平之效對有客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一舉而不兄惠和之實也今執政有變意法度以設威威則爲能夫問其國守相及令長何如其稱之也曰主忠貞臣之也曰大威大惠故主無政機二君其同而論者計意此陰陽所以不和也復之之道審察愆惡之請舉約同案之罪請以崇王政助陰陽知矣苛惡既明則宰官之吏知所誡又身以充之不氣以流之不覺則刑罰之吏知爲善之必利爲惡之必害流能不化則官吏臣民困流犯八政以食爲百周禮九職以爲爲民民失耕桑饑饉至器賦之所由起也宜之節足足父母倫以爲養子後後致有教宣三德則嘉祥之化可致也夫足者非他家應而人足量其財用以爲制度故程安之禮微則始始以財

文典制之體約約終有掩蔽矣不意其時則靡不失父妻子以累其心進矣以事其心必以此而爲非有罪必不多矣矣今則不然此其所以不忌誠使制度必行禁令必止四上者不謂法式之外自上不件無用之器而實不通難得之貨與夫不失三時之務各安生業盜賊路跡不起矣張衡爲太史令陽嘉二年與李固同對策衛曰臣聞政焉則休祿降政意則罰徵微荷非其人或有失誤官成王延周政而人風拔木開金井而又風至人入之車至於影容故舉詩曰無門高敞在上口無在慈聞京都地震雷轉恐大動靜無驚改止道則有奔雷主製之異自初歷者舉迄今自咸寧行九年行有餘方則學文法辛卯詔以龍官何晏爲丞相雖有至孝固不應行此舉本而取末會子長於孝然習得爲父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有子欲使一人兼之苟外可觀內則必有闕則違選舉之廉之制李固曰郡國守相前行家境爲一大臣口實雖有餘人吏民罷於送迎之役所故政除公私私復還或則政事民爲百姓取便而少過免之是爲養人父母使嗟泣也又察選舉一任二府堂問當高拔舉於外皆悉考行人事流選於其爲清官則清則此爲下後上格分朋友投目更不宿過見於帝王承大物理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於上雲霧若於天下天誅司司爲寒心明者指於未上上雲霧若於天下天誅司司爲寒心明焉嘉三年詔舉才學優深待下策問按後漢書順帝本紀不載按周舉傳陽嘉二年河

南三輔大早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後殿東廡

請雨又下司隸河南尉祀河神名山大澤諸書以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已朕以不使仰承三發風雨夜

霖恩愍大中項年以來旱災屢降惟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調王澤未流羣司素餐最非其位者所配

豐饒復之微軼効何由分別具劾勿有所諱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一儀交構乃生萬物

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時之宜通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絕其時包之

以仁惠導之以德教子之以孝弟訓之以忠諍亂先聖承乾垂物之節也夫陰陽閉隔雨不時風雨不氣

否塞則人物不蕃則人君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氣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發

文帝弘光之泣而猶亡秦奢侈之賦內猶怨女外有

足以致易傳曰陽氣不養曰惟下而漸裁察

武帝泰始七年詔東方止直言者對策於是按司書武帝本紀不載按部流傳此書多才懷

倖偶倖不伺朝有州郡郡縣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士守文立事試應選諸口皆奉上

以恭謹易簡何由支士守文立事試應選諸口皆奉上文與之理何由支士守文立事試應選諸口皆奉上

不問道數賢良何由支士守文立事試應選諸口皆奉上主制沒遺制猶存者送要而繫輔之王道一設其

無補乎何處迎之不及也豈新德之茂歟耶連不可效數日表旨之智而功止於藉何最大官人之為政

早風亡之弊連不問之說發易俗利指不用立非化之益歟何修而開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易七

載而人未諷訓政道因進以古況今何不相連之選也雖明之弗及猶恐無量賢德之將何以辨所聞之

因時宜而已從周非終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

五霸之典政政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動之則可以小失聖王之則淺政得所出之路本近故補之

功不倖也而齊桓之葵丘會盟下小器功止於新不亦宜乎案曰建不刊之統統風易俗使天下洽

和何修而齊桓之葵丘會盟下小器功止於新不亦宜乎案曰建不刊之統統風易俗使天下洽典刑匪匪統守之也才優劣或積或以之與或以

之若此豈人能弘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傳政難動何益臣竊觀平今今者其甚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

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

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

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賢

和人流清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受化太極從正夫堯舜之盛而魯政設刑設周之隆而南侯制律令之存何妨於政否乃大道四達離業交通凡人修行聚應期滿刑罰變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適足以隆太平之祥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舜以一八成功文王以多干興周才實州郡有貢賢之舉猶未獲出羣卓起之倫將時無其人而有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充其選斗世理非才無以當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崇賢擢以隆德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廉府簡良才以八統之廣兆庶之衆世當無卓起偶過之才乎竊猶南海不山明月之寶大宛不千里之駒也才乎雖見遠較難覓故適時太平之化一八由舜而謂殷殷湯革丁之命伊尹貞鼎而方用當今聖朝興亡國之十接遺存之人或招轡於帷幄或刻符於千里應符必有賢公之選實學必有數穴之賦賢德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遺譯者諱書以才學爲東土所堪同郡劉頌時爲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

元帝太興二年詔孝廉策試中七年

按晉書元帝本紀不載 按孔愉傳愉從子坦字君平祖坦丹楊太守父侃大司農坦少方直有雅量通左氏傳解屬文元帝嘗督上坦爲世子文學東宮建補太子舍人遷尚書郎時孝郎初到晉加義武帝

手策問曰吳興徐儼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賢不相及竊無而典命復爲道何妨一郡之賢又問益臣請試官汙官滿宅毛犬之惡也鄉賢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李平子遂登取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先是兵亂之後務存存恥悅遠方秀舉到不策試書有險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掾官太興二年秀舉多不敢行其有到者並託疾帝欲除者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臣聞經邦建國教學爲先特風崇化夏尚斯矣古者且耕且學二年而選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橫以日月自養亂以來十有餘年下支數揚祖豆禮教聲議誦國闢序奉肅貢試稱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選慶會遲遲未一試揚州諸郡後近京師惟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護朝廷莫不諛目昧來起既到審試遲遲不敢會臣愚以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備加除署是爲重法奉憲者大分使倖投射者則官頗風傷教懼於是始太王官如絲其出如絲隸事改制示短天下人總有慈臣屬情之惠以王命無貳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進歸不著又秀才總以舉策亦已開經義局所未學實難隔通不足復曲辟乖曲過爲遠異謂因貢其不會俾更革制可申明下崇修學校晉延五年以張湛首約法爲訓示人軌則大信之與法爲政之綱維之家室猶弗可況經國之典而可貶乎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

北魏

高祖太和七年詔仿策不以實者

按魏書高祖本紀太和七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失苦以增修政政而明不竭遺實有缺焉故旦問守宰持處之狀於州郡使若秀孝計謀而對多不實其乖朕虛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土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不使知復無想

第五十七卷

對策部總論

相實國體論

劉魏文心雕龍

對策部藝文

對策部總論

對策部藝文

對策部總論

對策部藝文

對策部總論

對策部藝文

對策部總論

對策部藝文

對策部總論

對策部藝文

對策部總論

對策部藝文

對策部總論

對策部藝文

對策部總論

對策部藝文

對策部總論

對策部藝文

對策部總論

歷不思賢能以濟其理夫虛而問其過故馬群昌

言而嘉猷罔休漢徵徐幹而文學稱進時濟俗昌

縣於茲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

異擢斥之之言而無用之慮又指切著明罕稱於

代既所以歎息輟情思其其其是則用經史之誠古

體用之要思立言之可行行之不他其其益下輪

其情君臣之開雖然相與乎大夫得不勉思既言而

及明之我國承光宅四海年將一百十聖聖化萬邦

懷仁三王之禮斷了漢六代之學臣不卑以博於下

升中於天國漢以還其為漢為漢日師臨國壤兵府中

原生人固竭其其大平典範非古夫食罕儲念茲疲

此達平亟亟督耕極之率而人無繼志之心岐嶺龍

之科而下有重敏之困雖何方面可以復其其用何

道而可以濟其其既往之天何者宜急將來之虞何

者當戒古王父意思於其其而而而思思吾故藉於

齊桓而行萬令稱求古人之意路處來會之懷若茲

治國固所詳究又執矣之聖垂天不言委之於下學

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漢元優游於儒乎

盛業竟棄尤武實讓於公卿略政非美兩遂取舍未

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于大夫究其其旨屬之

於篇與自展躬華悍後當易易對曰臣聞漢文帝時

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一可為長

歎息者二足跡漢興四載萬人大理四海太和而

賈誼非不見之於以遠言言為詞切不忘時則

茲以來天下之理未嘗有變於文帝時者最切之

言又未有變於賈誼者豈非君之聖明而臣之

文辭乎臣之思慮不逮於賈誼乎不察則為賢臣之

時愈憂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慮之言言而

拜之而公漢之極端而微之病虛臣之無用者憂

言之斥已者漢臣以可行之策論臣以不備之思

則雖登於重議此實聖王思生理求過言之明旨

也斯則陛下之道已弘於前代臣之才識劣於古人

雖欲過言以神陛下明使萬分之一也得之者謂

言之必可行也備用之必可明也日欲使後代臣

下踐時之復有棟直敢言之出出焉無傳文帝實

專美於漢代然後退而俯伏以符其其臣誠斯心

也謹以過言昧死上對伏蒙陛下賜臣之東有思

與禮樂之聖念救世之方辦應往來來之宜審推

愚萬令之要至矣故陛下之念此實萬葉之福也豈

唯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臣聞成周之作有因

焉故殷之方有大第焉臣請為陛下究因緣陳大第

而言之臣聞太王以神武之姿登天下之亂元宗以

聖文之德致天下之罷當宗宗之群臣無不興舞無

不幸遇無不服臣無不和貞觀之功既成而大業作

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成而盛禮

典焉雖二代之明備無不備也禮行於上而下輯建

達故內外和平所以兵無而萬邦歸仁刑清而兆人

自化動植之類咸熙然而自達焉咸成文景之理

無以出於此矣

治帝已降政教滋微

既焉與兵

亦繼起以

以邊寇生

實已降政教滋微

既焉與兵

亦繼起以

以邊寇生

實已降政教滋微

既焉與兵

亦繼起以

以邊寇生

實已降政教滋微

既焉與兵

亦繼起以

以邊寇生

實已降政教滋微

既焉與兵

亦繼起以

以邊寇生

實已降政教滋微

既焉與兵

亦繼起以

計不日而創自戢以至於耗竭其年次此臣所謂疲病之元惡者也然於平賊是時之蓋人疲弊乎銳重傷重者車馬費與餉費充十倍十縣乎政狀然則未修政教而兵之創未銷寇伐而悍兵卒之思未忘亦不能大息兵卒也望陛下省兵卒有征伐而望聖慈安雖元氣不能也雖然事有所必然而人情有所可不容聖哲不能為伏性陰下猶欲乞兵卒先當首征惟欲省征徭凡念修兵革辭何意若或改修則無非備禦之心而寇戎所縣綏失逃及銷寇通關而發攻守之役而征師所歸患兵革思則國無應運之費而征師所由官失征徭首則人無流亡轉徙之虞而黎庶所歸安矣良覩觀今天下寇寇已嘗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疑無白忘之心執政取臣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曰明政故肅廟亂事人心悅明祖肅毅解命心則天下將明之寇不逾旬而銷解則天下已寧矣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臣敢言曰滅賊可以日官則廉賊之風因循可以補日後事臣故曰官則廉賊之風因循而不以禮制體易行安義其和悅而鼓之以樂則樂易達吏斯方而可以消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懸懸危之大莫先於減兵不此而徵成不成修將來之慮莫如於今銷兵之不息臣所謂救急之大術者也然於今者急行萬全之法以藉諸侯運用指授一軍以憑七國施之

今日臣恐非但百姓之爲一萬萬人一統四海一家無鄉國可領非夷官何有也。竊以延光欲令各抒所聞，那今陰遣杜邕置守府能備職乎？可進升太子詹事之日也。雖此推恩惠將所排抑但陛下親觀之，初開元之理必精矣。示不爲禍福無妄矣。何區區漢之私而足定尊降乎？所疑故權究之端實於此矣。又蒙陛下歸臣之間，則乞養未奉之品安下專上之官教儒術而策實謀實而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之所親降下不受臣自見以天下之興與矣。大執躬之迫重衣不名者豈已成之化非謬而之謂也。妾之在下者言此理其司分甚微而已。井請殺無大小悉委於也。傳之於已者王君之道果仁義軌於儒術而卑事卓異非儒學之上者也。漢元道遜於儒術而儒學卓異非儒學之上者也。不得其道也先武貴謀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其放疎之衆也貴之不待其已也諸重爲陛下別感而明之大車衣不名者言此謂無爲之過哉。臣聞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舜理道相祖之矣。然則惑於營己勞於求賢明察治而明慎其實外序百揆內勸勵優反食荷衣念其民之困夫如是聖代有爲者乎。終即於恭己近於堯舜賢明則至非利智宜於乎。至於無自戰不戒而舉無不勞而成端緒況族立於無過之地。夫如是其非無爲者乎。臣民思所以爲無爲者非無所爲也。必先有爲而後至於無爲也。老子曰：無爲而無不治是謂太上。夫委下而用私私上下無改者此縣非所當憂也。其所當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臣聞上下異宜

君者絲毫大害者君道而繫之小者繫者君之過也臣
臣者所謂寵辱也故人君之道但得仁而任
之舉其寵辱之權而已矣昔九丘各掌其德而唐堯
棄其功以天下十亂各效其能而周成湯以
天下下保各宜其功而漢高祖用而取天下
三君者不能為一焉抑變要於人而已亦當乞於四
支九竅自能之而不能為一告然而廢食起居言視
聽言而自能之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者一於上
而以下自能其效為臣得臣之道者一於下
而上亦無所自以反矣竊臣之言先武考填而政本
盡美者非他他君臣之道於大小繁簡之際也帝
優游而業以養其非他律得之過於節者其過
之閒也夫臣之於君猶君之於臣猶君之於臣猶
所惑矣伏惟臣以思賢能以濟君理求諸臣以
聞其過又臣以養其益下輸其情其本朝則自
聖祖無違皇帝有所謂隆者下敢不冉再直以副大
心之萬一焉臣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前除
害於後光祐於後聖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莫
以莫不以欲求其如聖事而後政之功則莫於
後判害之可略而曰如聖事而後政之民禍而後
過之苦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
也官和而後貴之為益而後謀之則愚矣不若審
其才而後使不至於為難而後使之愈而後食之
而後求之愚則不然若輕其備滿其稅使不至於
覆轍也畢知不足其然乎今陛下初創熙宗新猷

必矣宜憂而不憂者國必危陛下不以國家存亡社稷安危之策而問臣臣不知陛下以布衣之臣不足與定大計耶或為機之動有所未至也不然何宜憂而不憂乎臣以爲陛下所先憂者宮闈將廢社稷將危天下將傾四海將亂此四者國家已然之兆故臣請憂先及之天下者業難而成之固不可容易而守之太固難共是當而動其緒太定其機元字雖其明至於陛下二百餘載其間聖明相繼風纔作未有用賢士近任人而能典者或一日不念則傾覆大器宗廟一玷萬古爲報臣謹按春秋人君之道在體元以居正言董仲舒爲漢武帝言之略矣有未盡者臣將陛下備論之夫繼故必尊即位所以正其始也終必盡而終之地所以正其終也故爲君者所終必正言所履必正迨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春秋間欽吳子餘祭書其名諱建遠賢士昵刑人有不君之選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春秋繼故之誼明法度之端則發止言履正通杜暴戾之漸則居正位近正人遠刀鋸之殘期骨鯁之直輔相得以輔其任庶幾得以守其官奈何以幾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群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胎禍孽生帷幄臣恐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書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憲寶無親心之寄關乎專廢上之權陷先帝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兄太子未立祀先帝未修將相之職不稱名者之宜不定此社

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上孔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親上命也天下之所授者任其命之所行者存命錄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後世其命而若之者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危也臣謹按春秋晉趙盾以晉陽之只狄人於晉書其歸者能逐君之惡以安其君故春秋書之今威權旁落臣位大臣不君臣位大臣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克春秋之微稱其有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高侯此海內之野亂也故樂舞排闥而塞道哀哀而而抗節京房發憤以殞身賈武不顧而畢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按春秋魯哀公始始陽陽處父齊襄公殺之者以其君無道也襄公不能固陰車之機處父所以及臻賊之禍故春秋非之夫上瀾其情則下不敢盡意上泄其事則下不敢盡言故傳有遠勝詭辭之文易有失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欲爲陛下言之慮陛下不能用也忽而不用必泄其言臣卜既言而不行必憂其禍適足錯直臣之口而重羣臣之威是以欲盡其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意則有害成之憂憂憂則憂則須陛下威情然後盡其言陛下何不聽朝之餘時御便殿召當世賢相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領誅亂之術蓋陰邪之謀所畏避之臣朝侵陵迫脅之口復門戶之衝治之役戒其所宜愛其所以愛則不待治其前當治其後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前所謂逆賊臣二兄移後祖宗宜鑒前古之憂矣夫臣前所謂逆賊臣二兄移後祖宗宜鑒前古之興亡明當時之成敗臣聞堯禹之爲君而天下

大治者以能任九官四岳十二牧不失其重不貳其業不殺其職居官惟其能左右惟其賢元氣在下雖微而必舉因在朝雖強而必誅若其安危明則捨秦秦二世漢元成咸願指國如唐虞致身如堯舜而終敗亡者以其不見安危之機不知取捨之過不任大臣不辨羣人不親忠良不遠讒佞也伏惟陛下察唐虞之所以興而景行於前秦漢之所以亡而戒懼於後陛下無謂聖無賢相臣無賢士今綱紀未絕刑罰猶在人誰不欲致身爲王臣致時爲升平陛下何忽而不用耶又有居官非其能力右其賢忠如四凶許如趙高如蔡邕陛下何而不去邪神譴固自有歸天命固有分祖宗固有審也臣固有心陛下其念之哉昔秦之亡也失於蠶桑漢之亡也失於微禍漢則廢典興刑而書上微禍則廢臣竊權而寵主臣伏見敬宗不慮亡秦之禍不預其萌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漸則祖宗之洪業可紹三五之遺軌可追先臣前所謂陛下心有未達以下情舉而不能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澤舉而不得下濟且百姓有塗炭之苦陛下無由而知陛下有子惠之心百姓無由而信臣謹按春秋書梁亡不書取者梁自亡也以其思德昏而耳目塞上出忠政人爲之盜皆不知其所以自取之禍也臣聞國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重其百姓也苟百姓不存則雖社稷不得固其重社稷不重則人君不得保其尊故治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夫百姓者如乳哺之子乎陛下宜念慈仁者視育之如保傅焉如乳哺之子乎陛下宜念慈仁者視育之

恭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今或不恭陛下親近賢偉
分曹建者稍除卒吏召我舊臣因其貨賄假以養勢
大者統藩方小者為守牧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繁
繁之害居下無忠誠之節而有姦欺之罪故人之於
上也畏之如豺狼惡之如蜂蟻今海內困窮處處流
散窮不得食者不得食無家者不得有存老幼
疾痼不得益加困權臣柄臨於左右貪臣聚斂以
固寵者吏因緣而弄法寔痛之聲上達於九天下入
於九泉眾神為之怒怒陰飭之魘劍君門萬重不
得告新士人無所歸化百姓無所歸命官視人貧盜
賊並起上則之勢憂在旦夕即不幸因之以病痼
之以凶惡陳勝吳廣不獨起於秦亦起於中不獨生
於漢臣所以為陛下憂痛心痛流血也如此則
百姓有途炭之苦陛下何憂而知之乎陛下有以惠
之心百姓安得而信之乎使陛下行有所未孚心有
所未達固其然也臣聞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
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紀綱日紊國祚日衰
究日強聖元日弱不能獲賢而任之失其機柄
也自陛下即位憂勤光臨降德音四海之內莫不
抗首而長息自喜復生於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
憐如始以舉四方之望誠能竭國柄以歸於相持惟
柄以歸於相去貪臣聚斂之政除惡因緣之害惟
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電使解無所聽焉選清
之官授以重責長其德之以和教之以孝慈
導之以忠孝去其目之暴虐上下之情得萬國惟
求庶幾息即心無不達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
人之化也在修己以先之臣聞德以修己教以導人

脩之也則人不動而自立身之也則人不教而率從
君子欲政之必行也故以身先之欲人之從化也故
以道御之今陛下先其身而政未必行御之以道
而人未從化豈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夫正教之方
在乎君以明制之臣以忠行之君以知人為明臣以
正將為忠知人在任責重去邪正則明而不暗守法
賢不任則重責不足去則重責不去則重責不足
以禁非本固則人無法不守則政微而欲教之必至
化之必行不可得也陛下既降下詔而不自私其左右
舉賢正而不遺其遠則化漢朝是矣愛人而數本
分職而奉法脩其身以及其人始於中而成於外則
化行天下矣臣前所謂欲民之和也在達其性以導
之者當納人於仁等也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
脩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有財用有則賦稅輕賦
輕則人富矣教化脩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
罰清則人心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既安矣則壽
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凝於上故災害
不作休祥萬殊四方咸寧萬物咸遂矣臣前所謂欲
災早在于致禍滅者臣謹依春秋魯僖公一年之中
三書不雨者以其人有恤人之心也文公三年之
中一書不雨者以其人君懼懼之心也故倍致誠
而旱不傷害文無師而變則成災陛下有憫人之
志則無成災之憂矣臣前所謂廣儲備在乎視食力
者臣謹按春秋君者必時養人之所動人動於力
則功聚乎人動於計則財聚於人動於食則百事廢
今財食與力皆動矣陛下廢百事之所以廣三時
之務則備地不怠矣臣前所謂聖者本乎允食

尚書者臣謹按春秋穀梁氏云繼於齊春秋議其無
九年之蓄二年不登而百姓饑餓臣願陛下之入以
駕耕種者不怠之費以驅農人驅農人驅農人
所謂吏道多端本乎選用失當者臣願國家取人不盡
其材任人不明其要故也今陛下之用人也求其聲
而不求其實故人之趨進也落其末而不滂其本臣
願嚴考課之實定選序之制則多端之吏息矣臣前
所謂豪猾論檢由中外之法殊者以其官禁不一也
臣謹按春秋齊桓公盟諸侯不日而葵丘之盟特以
曰善美其能宜明天子之禁率奉王官之法故春秋
傳而書之然則官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法者高祖
太宗之所制也法宜盡一官宜正名今有分外官中
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
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兵
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臣聞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
問農事以脩武備提封約率之數命將在公卿之
列故兵農一義而文武同方以保又邦家式嚴紀略
太宰置府共置者軍衛文武參開則變乃力精
有事則釋未備者所以脩復古制不廢舊制今則不
然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上武事止於
養階動軍客舍中官之政或隸附內臣之職百職
武并庚吏吏如仇雠足一陷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
不足以消陰除死而計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
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閻地雖盛土險幸輔雖
裂王度以朝制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
之命下以制英豪有威嚴觀之之心無快而延難之
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邪臣願陛下貴文武之選

均兵員一功正世號之名一中外之通達軍術之職
格者著官近世貞觀之風遂復成周之制自焉鐵
以刑下國始天子而足諸侯以制相督之權無歸
檢之患矣臣前所謂生徒皆由學校之官檢者蓋
國家責其嚴賤其能先其吏後其行故典官多通經
之學諸生無他業之士矣臣前所謂列郡十幾授
任非人者臣以為刺史之任治亂之根本繫焉朝廷
之法制在焉故臣可以相策謀思可以惠風草創以
禦暴寇政可以移風俗其將校會更戰陣及功臣千
弟諸侯百兩百官所請治人之術者不當任此官即絕
千禁之吏更臣前所謂百工淫巧歸制度不立者臣
請以百工歸職制其器用中服器以金銀珠玉歸諸
雕鏤不著於私家則無勢心之巧矣臣前所謂雜枝
葉者緣方以詢行也臣前所謂形於恥辱者緣道
德而齊諸也臣所謂念生寡而食矣司饔膳者
已備於前矣臣所謂令領而治野要察其行者若臣
聞故令者臣謂之員也君若而出之臣奉而行之或
虧益百兩百官不裁今陛下令頗而治野得非持之
者有所裁歟乎臣所謂謂延延意願陛下必納其言
范廷待問則小臣其敢愛死者甘願為漢創諸侯
非不知禍之將至忠臣之心壯矣之節勃利社稷死
無悔焉臣非不知言錢而禍患行而身便盡焉社
稷之危矣生人之無辜也姑息是時竊陛下之一命之
腰哉昔者楚而商而民千死而君焉歸非死而啓
漢陳壽又修魏今臣之來也有司或不放萬民之
百勝下死無以察臣之心也必繫於權臣之臣臣寧
得從臣子遊於天下固臣之願也而不知殺臣者臣

古今圖書集成

死之後時號為尊之哉生如土之與政教之軌而
日之弊臣既言之矣若乃陛下士之惠於近古之治
而致和平者在陛下之而已然士之所陳者實以
臣視承平而敢不條列雖臣之愚以為未極教化之
大端聖王之要道惟陛下下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
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尊長子弟以教人慈
幼幼元氣以歸百邪之道以仁壽可以消搖無為華
世成化至若金匱之要在擇宰相以任之使修禮
化之柄念傳定之功在擇將帥以任之使修廟廟之
黃金百廢之不在擇臣官而任之使顯職事之守
念百對之恐有得其吏以有之使明惡善之物自
然言足以爲天下教勸足以爲天下法仁足以勸善
義足以崇非又何必苛求其勞神傷體然後效治
哉是若弟集官左散騎常侍高祖太常卿賈陳庫
部郎中應戴兒貴對味伏以高祖古冕顯而民中官
貶雖不放取十人讀其辭至感感流涕者漢官御史
交論其直於殿殿還者一上有人所百皆元龍常
務賴得優遇河兩府參軍事李師曰貴達我惜吾願
其厚耶

宋

按上海縣志三年九月乙巳聖放殿武呂陶錢鑑孔
文仲與繪文仲策入二等對切直王安石惡之發赴
本任
按國朝志孔文仲字子幾父好學性狷介舉進士又
舉賢良方正范綱公舉舉召公試對策極言新法之
害文王安石見其辭哲宗朝累遷起居舍人拜左議
大夫
大宋
高宗紹興七年舉直言極諫者召對
按宋史高宗本紀不載按選舉志七年以久賜有
異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一人是呂祖舉
選入胡鉉召對舉布衣到度即除鉉樞密院編修官
而度不果召召自是語書教下本有應者按陳淵傳
紹興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
召對策改官賜進士出身

對策部總論

相寬險論

利議

大宋曰作世明上憂勞萬人思念北邊之未安故
使使者賈質良文學高第詳延有道之士將欲觀
殊識異聞志心願耳以聽庶幾云得謀生無能出
奇計遠圖匈奴安邊境之聞明枯竹守空言不知
趨舍之宜時世之變議論無所依如膠漆而漆青
蔚訟公門之下誦讀不可勝聽如品即口以成事

此書明主所試閱最

文學曰諸生對而外路同歸指在於學禮義退財利復往古之遠道當世之文莫不云太平雖未盡可置用古略有可行者焉藝事關於明禮而喻於利未進事雖諱計利義則以故至今未決非備無成本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厲而內存亂真者也文表而本未亂實者也文學矣文學者禮義之辭則誠治禮義之才心聖賢相志士萬乘及授之政皆視不治教以平舉人若以毛伯焉此其所以多不稱舉諺問口腹慕子內之上超過諸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難有舍其事而識其言費其言而多成事也吳晉以兵自威于父優以其言自殺購賂夜鳴無公於明主父鳴賜無公於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學者格於舊制幸於開言者也文學曰能言不能行之者湯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學者開公之服有司則開公之位文學者格於舊制幸於財利主父優以言自教有司以非自困大顯之才下里非選父不能使焉之知爾人非歸焉和不能用故李恒子聽政卿下也忽然不見孔為司寇然後得歸驥驥之在伯樂其功在選父選父適驥焉無驥良臣可取道周公之時士無賢不皆皆可與言治故御之者善調馬相一賢者我使士不舉賢乃而使彼御之者善也驥驥車而使責之疾此賢良文學多不稱舉也劉綬文心雕龍

古之選士選事考漢文中年始嘗賢良選賢良者為舉自及孝武嘉明方求俊又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第入仕斯則選賢術也說苑氏之對策論古今辭最以辨事通而難起升尚賢有徵矣仲舒之對禮述春秋本陰陽之化究刻刻之變煩而不思者事理明也公孫之對斷獄本博學經義以約文事切而情事所以太常若下而入于舉士也杜邠之對喻而指事辭以不立不以文作及後漢選士辭氣質素以儒雅中東以入高第凡此五選而代之明範也魏晉以來射策文苑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末選又稱疾不會選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選飲博士而雖舉于堂官與秀才而難舉於兩無能性也選士之難求大抵選術各執其見對策論揚大明治選使事深於政術選術於特務酌二五以錄世而非以疑之高談取術變以務俗而非刻之選論風懷快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士庭之美對也精矣故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舉文或工文而練治對策所選賢屬通才志足文逸不其鮮歟

對策

自西漢之世始設有司司求俊茂親臨策問受其條對故當時之論以異重焉稱自其後薦舉雖盛賢能固出修舉惟見稱而得人之際倍于代選其間出修舉條對理直抑揚於訓詞流乎嘉話壯麗傳達之士故選至盛蓋舉條對亦當當時之選之法至劉君及而前格故其選言與論有可尚焉右

對策
自西漢之世始設有司司求俊茂親臨策問受其條對故當時之論以異重焉稱自其後薦舉雖盛賢能固出修舉惟見稱而得人之際倍于代選其間出修舉條對理直抑揚於訓詞流乎嘉話壯麗傳達之士故選至盛蓋舉條對亦當當時之選之法至劉君及而前格故其選言與論有可尚焉右

對策部發文
取十疏
當今上之繁多略以萬計當選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種什官非若選代取人之例也假若秀才對古問可稱孝廉答策能通此乃雖錄小道何關理功得以此求才徒虛語爾

對策部發文

乃擬經義以下時病實忠現而疏王闢吐發憤意宣專舉闕說折士之所樂聞焉

對策部發文
取十疏
當今上之繁多略以萬計當選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種什官非若選代取人之例也假若秀才對古問可稱孝廉答策能通此乃雖錄小道何關理功得以此求才徒虛語爾

對策部發文
取十疏
當今上之繁多略以萬計當選官少才多無地以處秀才自別是種什官非若選代取人之例也假若秀才對古問可稱孝廉答策能通此乃雖錄小道何關理功得以此求才徒虛語爾